

人间物语
 Benqianwuyu

冬至的饺子

□高国华

时光总在指尖悄悄溜走,不知不觉,冬至凛然而至。

每逢冬至,最忙的总是母亲。她要赶在冬至的当天,给全家人做一顿美味的饺子。用她的话说,冬至不吃饺子,容易把耳朵冻掉了。

从小到大,及至中年,我都不曾冻伤甚至冻掉耳朵。原因就是冬至的上午,我总能连汤带水地吃上两碗饺子,再也不担心耳朵受冻的问题。我像虔诚的教徒一般信奉母亲的话。母亲是我心里的太阳,我则是一朵仰望阳光的葵花。

母亲的忙碌,其实从冬至前一天就开始了。她先是将白菜切碎,用纱布兜住,挤出水分,放在盆里备用。父亲从集上买回五花肉,冲洗干净放在砧板上。这种肉肥瘦相间,吃起来满口生香。母亲手持菜刀上下飞舞,砧板上顷刻传来“嘤嘤”的声响。那声音是童年里美妙的冬日乐章,时常在我记忆的岁月中响起。当肉块化作肉糜,葱姜变成碎花,粉条炸酥揉成小段后,母亲便将各种调味料撒入盆中,然后大手抄起翻拌均匀。

母亲切菜,剁肉,调馅,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我常在一边



观看,一边想象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从煮沸的地锅里捞出,被我一口吞掉,垂涎欲滴。这些年,我走南闯北,吃过不少饺子。有的是一口一个大虾仁,有的是鲑鱼作馅,能吃到大海的气息,有的清蒸,有的煎制。这些饺子虽然味道鲜美,但却比不上母亲的白菜猪肉馅饺子。那是漫漫冬季里珍贵的温暖,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母爱。

冬至节气里,母亲忙忙碌碌自带温暖,饺子还没开吃,家庭气氛已被她调和得温馨四溢。吃罢早饭,母亲就准备包饺子了。她将面粉揉成大盆里,一边加水,一边用手抓拌。几分钟过后盆光、手光、面光,母亲将面和好。光滑的面团在盆里醒

发,在不知不觉酝酿着筋力和麦香。

此刻,母亲将调好的馅端上饭桌,锅拍子、盖帘和八角盘一字摆开。这些摆放饺子的家什,是母亲一针一线将高粱秆穿起,上面留有太阳的黄色。母亲一边抚着面团,一边招呼我们兄妹一起参与劳动。

我们兄妹四人围着饭桌,也围着母亲,有说有笑。有的负责扯剂子擀皮,有的专职添水烧火。我和弟弟笨拙地捏着各种花边,相互取笑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纵使窗外大雪弥漫,寒风冷彻,依然挡不住我们农家过节的热情和温馨。

高中毕业那年,我因成绩差没有考上大学,赋闲在家浑浑噩噩。日子在灰暗中

一天挨过一天。冬至那天,日上三竿,我还在被窝里贪睡。母亲喊着包饺子,我极不情愿地起床,来到热气腾腾的厨房。

由于心情差,我包的饺子不是露着馅料,就是模样怪异。我的一举一动被母亲看在眼里,她并没有责备我,而是一边整理我包坏的饺子,一边说:“吃了冬至饭,一天长一线。冬至是一个新的开始,希望你振作起来。学习就像包饺子,只要用心就一定能学好。”

饺子在母亲的手心里翻腾,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,藏住了美味,包起了温暖。我望着有些衰老的母亲,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母亲十分担心我,又怕伤我自尊,说话点到为止。于是我便暗暗下定决心,到学校复读,发奋努力,不辜负母亲的期望。

吃完饺子,我拿起书包和行囊,在寒风凛冽中去了县城复读。虽最终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,生活也起起落落,但不至于荒废人生。

母亲冬至的饺子,让我永远铭记。人对待自己的命运,应该就像饺子一样握在自己的手心,只要用心,便不负韶华。

长河浪花
 Changhelanghua

冬至夜(外一首)

□张春生



湖上的残荷
 几根扭曲的钢筋
 凝在冰上

寒星天外
 留守的鸟早已归巢
 风声填满空旷的地方

炭火炉子正旺
 不精致的陶瓷酒杯
 斟满了生活

雪是诗里最暖的意象
 火锅咕嘟着欢乐
 辣椒比春天还红

冰挂

在冰天雪地的故乡
 晚起的太阳也冷怕了
 麻雀扑棱在枝丫间
 僵硬的犬吠回荡在小巷
 冰挂悬在房檐上
 那是水的钟乳石
 玲珑剔透的琉璃钉

太阳温暖起来
 冰挂闪着亮光
 疾风的鞭子打来
 沉重的想念
 带着碎骨的质感
 在祖屋的墙根处
 落成乡愁的胎记

我站在家乡望月亮

□董清亮

冬夜,我站在家乡的大街旁
 月亮高挂西楼的正上方
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
 蓝宝石般的天幕镶嵌着星星
 犹如眼睛眨动忽暗忽亮
 月光倾泻,流入村头的河里

月亮照过生存这里的古人
 他们弯曲着脊背用铁锹开荒
 也照耀过村子四周的土壤
 淤泥中挺拔的高粱泛出红光
 朦胧的身躯,皎洁的月光
 像星际冰封的梦境轮番登场

影像中有轮回的残缺
 也有祖辈苦心经营的魂殇
 黄河决口留下的这一片沼泽
 传递着清朗的唏嘘和咏叹
 只为心中的一朗明月
 只为西支河不再忧伤

今夜,我守着乡情和冷月
 听同伴闹扯和河水流淌
 我从未这样对月亮幽深思怀
 就像在万籁寂静的深夜
 没有丁点羁绊,胸意空荡
 风就会奏响流传千古的绝唱

灯下漫语
 Dengxiamanyu

能饮一杯无

□毕研杰



有一首小诗,很短也很浅显,但语浅情深,每每想起,心里就暖暖的,很感动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

无?”(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)仅仅20个字,不加修饰,连题目都平平常常,却表达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内容。前两句“绿”“红”色彩对比分明,“绿蚁”是指新酿的米酒上面漂浮的酒渣,色微绿,状若蚁。红泥做的小火炉,室内炉火正旺。后两句更是明白如话:室外,天色阴沉,将要下雪的样子,恰是饮酒时候,刘十九啊,可否来陪我喝一杯啊!

浅显的是字面,深刻的是内涵,丰富的是情感。室外,天寒地冻;室内,炉火熊熊,还有一位准备了新酿的美酒、期盼友人共饮的诗人。我想,刘十九如果接到音信,一定会放下手头的一切,不管是迎风踏雪,还是暮雨潇潇,他都会欣然赴约。

我之所以常常想起这首诗且想起来就很感动,不是因

为我喜欢饮酒,而是这样的真诚邀约在我的家乡、在我的身边是很平常的事。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农村,日子尽管贫穷,酒菜也极其简单:酒可能只有一瓶廉价的二锅头,或者只有新买的或自家酿的半壶散酒,菜可能只有几根自种的黄瓜、一盘花生,甚至是一碟咸菜,但这并不妨碍相互间的真诚邀约。酒是淡的,菜是香的,情是浓的。尤其是雨雪霏霏天气,农村闲来无事,常常是一人提议很快就聚起三五人来:我拿一瓶酒,你带两个菜,他送两包烟,一起坐下来开怀畅饮,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、猜拳行令、吞云吐雾、兴高采烈,陶醉了一段时光。

我也常常回忆刚毕业的时候。二十多年前,我毕业分配到黄河岸边的一处乡镇中学任教,条件很艰苦,但人们很淳朴。在周末或阴雨天无课的日子,常常聚起几个人一起喝酒,但往往是酒越喝越少,人却越聚越多,常常是酒已喝干但情感依然炽热。记得有个周末是阴雨连绵天气,三五友人在我宿舍喝酒,后来把酒喝干了,因雨后的黄土路泥泞不堪,不便

外出买酒,只好以茶代酒。虽然没有香茗,是名副其实的白开水,大家同样喝得趣味盎然。

那时年轻,偶尔也醉酒,但在醉酒很常见的当时环境下,偶尔醉一次也没什么。后来到县城任教,周末也常常是相互邀约喝酒聚谈,日子很是清淡,生活却很快乐。再后来到了省城继而外省,身边总能聚起几个喜欢喝酒的朋友,常常闲来小酌几杯。开始,他们知道我是山东人,就说“山东人都能喝酒”。我则纠正:“山东人豪爽好客,男人大多喜欢喝酒,却不一定人人都能喝,但你大可放心的是:好客山东时刻欢迎你!”大家则相视一笑,开怀畅饮。

我喜欢喝酒,主要是喜欢喝酒的那种气氛:三五知己,相聚就是缘分,能谈得来更是难得。彼此之间没有功利,没有心机,没有束缚,没有禁忌,自由自在地谈过去话未来。喝酒贵在缘分,贵在情真,贵在高兴,即使现在在经济社会,也不能忙碌的眼里只有钱。

我怀念那虽清贫却真诚的日子。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